

# 文采風流袁寒雲

王覺源

## 韻人韻事說寒雲

薄皇子而不為，洪憲八旬成一夢。  
甘詞人以終老，寒雲兩字亦千秋。

讀了詩詞名家瓊父輓袁寒雲這首對聯，對於袁寒雲之為人處世，便可思過半矣。臺灣有關紀述袁寒雲的文章很少，很少。

我總覺得袁寒雲不但是近世公認的文壇傑傑，尤其他那種風流倜儻，才氣橫溢，超然物外，不染塵氣的風姿，值得健羨。溯其生平，以貴公子而為真名士，清末雖做過小小的京官——法部員外郎；民國初年做過清史館的纂修；他淡泊名利，即早非仕宦中人。晚年，未涉足政治，亦絕口不談政治。但其詩文造詣，均極精邃，足以俯視羣流；其韻人韻事，世所傳者，亦復不渺。茲就見聞所知，試談其略，以享中外雜誌讀者。

## 翩翩濁世佳公子

袁寒雲，名克文，字抱岑。平時所用別署筆名，至少在十個以上。其上海居所，則標「龜廬」。其父項城，在河南故居，築養壽園。園中有

池，名曰「圭塘」。袁並刻有「圭塘唱和集」。時有好事者，竊笑不已，諳其音有「大龜小龜滿袁門」之謔。籍隸河南項城。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生於朝鮮漢城。係袁世凱（項城）次子。幼聰慧，長習文章詩賦，甚有志學，為項城諸子之特出，世有才子之稱。於古今文物瀏覽極富。又工書善畫，篆、隸、行、草靡所不精。早為藝林所稱道。

寒雲以擅長文字書畫，初最為項城所喜。洵上養壽園中的聯匾，即多出於寒雲手筆。畫以畫松最善。陳破庵七十壽時，徵百松圖，以資紀念。寒雲所繪者，蒼老逾潤。據說：較之鄭太夷、曾農髯諸公作品，猶勝一籌。惜不常作，宇內鮮有知者。十七年，余在滬於汪詒書（清翰林）前輩座上，曾見其一幀，確是遒勁可愛。

民元項城任正式大總統後，寒雲在京，似漠不關心。常寄情戲曲、流連山水。喜結名流，常關觴政於北海，從者頗眾。與易順鼎（哭尸，易君左之父）、何震彝（魯威）、閔爾昌（葆之）、步章五（林屋）、梁鴻志（衆異）、黃潛（秋岳）、羅惇融（瘦公）等，結詩社於所居之南

海流水管，時人以「寒廬七子」稱之。不談梁鴻志與黃秋岳之晚節如何？在當時，寒雲洵翩翩濁世佳公子也。「寒廬七子」與漢末建安中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等七人，同時以文學齊名，號「建安七子」者，流風遺韻，千載而下，異代同輝。時魏文帝曹丕之弟曹植號子建，稱陳思王。其身世與處境，實與寒雲略同。寒雲逝世時，楊哲子（後寒雲半年亦去世）曾以聯輓之曰：「上擬陳思王，文采風流，豈止聲名超七子。近追樊山老，人才凋謝，懸知姓氏亦千秋。」兩人生前，對洪憲政見，原不相侔，而驕狂傲慢的哲子，對寒雲也不能不低頭拜服。

五年六月，項城暴卒。因葬地問題，與克定衝突，避走天津，喪禮亦未參與。十一月，生母病故後，轉赴上海，賣字畫維生。從此寒雲俯仰家國，深懷慙感，因益潦倒無俚，以優孟衣冠自娛，醇酒婦人自晦。

## 始作俑者為紅顏

寒雲週旋於家人親族間，始終自覺有格格難投之慨，而常自外於人。或謂：這無甚關於個人

的性格，仍係中國倫理思想，難於化解之故。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中，嫡、庶不並位關係之嚴謹，爲牢不易破。不但能左右家人上下與戚族的觀念，且能影響及於後代子孫。寒雲生母金氏，既爲庶側，且係外國人；在一般人的眼中，自屬異樣，在寒雲心中，總難免於自卑之祟。或謂：寒雲生性曠逸達觀，又心志另有所鍾，當不至長爲此舊觀念所蔽，而深耿於懷也。然否？皆不必談。此原非余所欲探究的問題。

按寒雲生母金氏；據袁克文小傳說：「生母

金氏，乃韓國貴族」；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：「母朝鮮世家女，世凱駐韓時所納。」措詞皆極巧飾。金氏民國五年十一月，病逝於天津。洪憲紀元猶贈「第一官妃」；項城之納金氏，據龔二盒爲余所言，頗爲詳細，且牽涉到外交問題，錄之於此，藉補以上兩說之略。他說：寒雲係項城韓籍妾所出，妾爲朝鮮閔妃之妹，項城納之，不徒煞費苦心，且與中國近代外交有關，亦甲午中日戰爭之始作俑者。其言曰：「袁世凱駐韓時，愛閔妃之妹貌美，欲娶之。時日本公使大島，同有此念，因與袁氏險事爭奪。閔妃意雖傾於清而鄙日，然以袁氏之位卑職小（時袁爲駐韓商務總辦），嫌之。袁氏因此欲藉端以自重，會朝鮮東學黨之亂起，袁氏乃一面力促韓國向中國請兵；一面則虛張以自高聲價，閔妹卒歸於袁。蓋朝鮮之向中國請兵，原非所願；日本之發動甲午戰爭，亦由日使情場失敗之所挑使。貽害於國家民族，固尙有其他特殊之因，又何莫非袁氏一念之差所致！」（見拙作忘機隨筆第三集）

二盒之言，雖少見他籍記載，然據梁任公（啓超）所言，亦不無蛛絲馬跡可尋，梁云：「：嘗未發兵之先也，袁世凱屢電稱亂黨猖獗，韓廷決不能自平。其後韓王乞救之咨文，亦袁所指使。……論者謂袁世凱欲藉端以邀戰功，故張大其詞，生此波瀾，而不料日本之躡其後也。」稽此二說，不惟與袁氏父子有關；與中國外交有關；而始作俑者却是爲一紅顏。

### 兄弟鬩牆的故事

中國舊式家庭，尤其是富貴之家，問題叢生，乃通常之事。如上文所談到的袁家嫡庶問題，風波演變，幾釀成鬩牆之禍。項城長子克定，字雲臺，爲嫡配于氏所生。克文則爲庶室金氏所出，嫡庶成見夾雜着政治問題，更成了清官難斷之事了。

克定與其父相若，富有政治野心。慫恿項城稱帝，正是投父所好，因遂爲所重。另一方面，乃父爲帝，自己順理成章，將來亦可繼承皇位。克文擅長文學，初頗爲項城所喜，及感遇詩受了克定的挑撥，寒雲則反被幽禁起來，不許自由活動。

籌安會成立，鼓吹帝制，克定最爲起勁。克文則與之意見相左；其作「莫到瓊樓最上層」詩之意，實不外諷諫。及帝制大典籌備處成立，克定頗疑寒雲有謀建儲的陰謀；寒雲爲避免猜忌，造成煮豆燃箕的悲劇，乃稱疾不出。爲表明志趣，進仿滿清舊制，請行冊皇子例。項城許之，乃授寒雲爲「皇二子」。寒雲並將「皇二子」刻鑄

圖章，所有字畫及凡須用圖書之件，卽以此章印之。克定之疑，從此亦稍釋。

克定、克文果爭立儲的話，就外貌來說：克定矮胖若小冬瓜，頗似其父，又跛足不良於行，望之不似人君；克文風流瀟灑，有玉樹臨風之概，或其母。加以多才多藝，尤得人和，不如克定之盛氣凌人。建儲之謠，自爲克定所不能容。幸寒雲機警，早明心跡，否則，後果是很難想像的。克定之不良於行，是民國元年，奉母于氏自故鄉滬上北遷，墜馬傷左腿，從此病跛。由於自卑的關係，心境亦轉惡劣。家人固多諱之而不敢言；而克文、克良則常竊笑不已，每爲克定所覺，則大怒斥責諸弟。克文默爾無言，克良則說：「汝真以儲君威權凌辱羣弟耶？世界上豈有跛皇帝與皇后者？」這所謂跛皇后，是指克定之妻吳氏（吳大徵長女），兩耳重聽，克良故譏之。從此手足失和，勢成水火。劉成禺歌詠其事，則有「宮內嘲談竟鬩牆」之句。

### 莫到瓊樓詩賈禍

袁寒雲於其父兄同謀竊國之日，心所謂危，賦諷詩示幾諫之意。後竟以感遇詩賈禍，幾與家庭文字之獄。詩云：

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陰晴向晚未分明。  
南來寒雁掩孤月，西去驕風動九城，駒  
隙留身爭一瞬，蛩聲吹夢欲三更；絕憐高  
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」

這首詩，當年是流行很廣的。他雖見惡項城

中外雜誌

而袁寒雲之名聲，因此益響遍海內。不過大多數人所知者，僅此七律一章而已，但寒雲作此詩之初，原是七律二章，題為「分明」，而不是「感遇」。原詩之前，還有一小段敘說：「乙卯秋，偕雪姬遊頤和園，泛舟昆明，循御溝出，夕止玉泉精社。」這雪姬或為小桃紅的別字。其原詩云：

「乍着微棉強自勝，古臺荒檻一憑陵。波飛太液心無住，雲起魔崖夢欲騰；偶向深林聞遠笛，獨臨靈室轉明燈；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」

「小院西風送晚晴，罨罨恩怨未分明。南迴寒雁掩孤月，東去騎風踏九城；駒隙去留爭一瞬，蛩聲吹夢欲三更；山泉繞屋知深淺，微念滄波感不平。」

二律對於當時的內憂外患，傷感之懷，婉轉道出。故世人多比他為曹子建。

這七律二章，據沈綠說，後來經過易哭庵（順鼎）刪改，把兩章併為一章，才發表問世的。故世所通傳者，僅為前一章。又據沈云：「寒雲於哭庵所刪，殊未滿意，曾錄原作示余。茲刊於後，以存其真。」這即是說，此七律二章之作，是以後沈綠所傳出來的。不論其為一章或二章，都無關宏旨，惟「莫到瓊樓」兩語句，則二者共存未改。

初，寒雲逐日開觴政於北海，詩詞名流以及戲劇票友，從者日衆。克定對渠未敢寬懷，陰遣嶺南某詩人，窺探寒雲動靜，某乃以感遇詩末二

句「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。」向克定檢舉，指為反對帝制。克定譴之於項城，假傳父旨，幽寒雲於北海雁翅樓，禁其出入，並斷與名流往還唱和。吟詠唱和，原屬風雅之事，亦墨客騷人，最清高的消遣辦法，不料寒雲以莫到瓊樓詩買禍。

### 寒雲日記得幸存

寒雲被幽禁於北海，形同與世隔絕。經常消磨歲月之方，一為考據典籍及古董，故後來收藏宋槧古籍、古印、古錢甚多。一為寫作日記，由民國五年丙辰正月超，至十五年丙寅，十年無間。據袁克文小傳所載：「十三年歲次甲子，手書日記，止於十九年庚午，凡七年，各一冊。今僅存丙寅（十五年）丁卯（十六年）兩冊。」此則與余過去所知者，頗有出入。又謂：「今僅存丙寅、丁卯兩冊」則其餘各冊，似又全部喪失。即現存丙寅、丁卯兩冊，當時亦不存藏於寒雲手中，似經流散之後，又流落到嘉興劉秉義之手；劉為珍惜寒雲志學與作品，復為影印刊行。此所以寒雲日記丙寅、丁卯兩冊，尚能存在人間之故。

劉秉義為影印寒雲日記，且作跋說明其經過和感想。其跋曰：「余與寒雲公子，雖無一面緣，讀其『絕憐高處多風雨，莫到瓊樓最上層』句，未嘗不悲其身世遭家多難，惻惻窮困以終也。袁氏諸子，寒雲最有志學，喜結名流，故於書法詞章旁及金石考訂之屬，卓然有獨到處。無他著作，僅日記十餘冊，詳載起居交遊遺聞政治，唱酬考訂，逐日無間。洪憲後，記政事者絕跡，蓋不

欲評判人，而供人評判也。余得其丙寅、丁卯兩年日記，筆法勁秀，首尾完備；所記皆碑版泉幣考訂之學，間及友朋贈詠。中載圖百餘幅，又蘭亭縮拓十餘種最名貴。述政治身世者，只憶小桃紅詞，感洪憲時之樂事；弔林白水詞，哀復辟後之喪亂二條而已，餘冊喪失殆盡。早年所記政聞二冊，又為張漢卿携往遼瀋，毀於兵燹。今可見者，唯余家所獲丙、丁兩冊。嗟呼，使袁氏帝制不為，寒雲以貴公子盡其所學，必能名世。當國破家亡之後，天復不假以年，求長此落拓江湖亦不得。所遺留者，又僅此二冊日記，豈非命歟？余憫其志，悲其人，影印百板，願事表傳。丙子嘉興劉秉義跋。」

這篇跋詞，情文並茂，實可補寒雲小傳之不足。所言有無以揣度作實際之處？則仍有待於識者來探究！不過「秉義」亦可說是「名副其實」的有心人。寒雲死後，劉以聯輓之，聯云：「東山逸興，北海金樽，想見一代風流，恨我未親馨歎。滄上歸雲，津門噩耗，悲聞三千世界，知君早證佛天。」也應算是文壇佳話。

### 幾可算票戲世家

袁項城，愛好戲曲。這是唐紹儀（少川，七事變後，在滬被暗殺）經常說的：「項城初來天津，最喜二黃，唱不絕口」即毋怪其然。寒雲兄弟，以家淵源，父子皆樂此不疲。民國四年張勳入京，辦帥多資，曾集都下名角於江西會館，演戲三日。寒雲亦粉墨登場，彩串千忠戲昆曲一闕。一時詩人名士咸揣摩風氣，爭代梅蘭芳等譜

曲。被之管絃，著於歌詠。定北海為歌壇，奉寒雲與克良兄弟為傳頭。袍笏演奏殆無虛日。項城家人男婦，亦常列座欣賞。此乃都下金臺崑曲最盛之時期。現在老一輩的人物或猶有能憶及之者。

寒雲平生，除擅詩詞之外，尤精音律，喜唱崑曲。當項城極盛之時，家中即延名曲家趙子敬長住流水音，從而習之。趙亦能皮黃，且工丑角，嘗與荀慧生、程繼仙，演「刺湯」及蔣幹「盜書」諸劇。風度瀟灑，舉止文雅，絕非胸無點墨之輩，所能望其項背。內行中人，亦多禮重其藝。

民國六年春，寒雲以家鄉災情慘重，思為賑濟，乃假北京山西會館演戲，以助籌款。寒雲與韓世昌合演長生殿「驚變」，事被當時大總統馮華甫（國璋）偵知。馮係項城舊屬，常以父執之輩自居。雅不欲其粉墨登場，恐有辱其身份。乃急遣副官延之入府，實欲阻之。當副官請於寒雲曰：「二爺，總統請你到府裏去！」寒雲頗不耐馮之干預其行動，不屑的對副官說：「他請我幹什麼？我唱我的戲，他管得着嗎？」副官無如之何，祇好唯唯而退。寒雲雖不算票戲世家，然相距亦不遠矣。

### 菊壇票戲的同好

有汪笑儂者，原名德克津，字舜人，旗籍。與寒雲為票友，極相得。笑儂原為光緒戊子舉人，已分發知縣，聽鼓山東。嗣以票戲被劾，罷官。他為自適其趣，乃正式下海唱戲，以演劉誦哭祖廟，胡迪罵閻羅，見稱於時。與寒雲過從甚密，二人常拍劇照，曾以合演「盜宗卷」一照片，

刊載於上海某書局出版之「戲考」，尤為其親朋所注目。

民國七年秋冬之交，笑儂客死於上海，寒雲感傷之餘，曾以聯輓之，聯曰：「本來是七品命官，革職原為唱捉放；此去有三堂會審，看君能否罵閻羅。」既切劇情，亦頗風趣。

據說另一旗人溥侗，號紅豆館主。亦愛粉墨登場。某日，寒雲在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影唱崑腔「狀元鑽狗洞」，溥侗則唱亂彈（亂彈，曲調名，擁有高腔，又吸收黃皮，故曰亂彈——作者），連營業帶哭靈牌。有好事者，戲成一聯曰：「公子寒雲煞脚（土語，末路之意）無聊鑽狗洞；將軍紅豆，傷心亡國哭靈牌。」這自是票戲的笑話，寒雲聞之大笑，毫不以為忤。

### 才華橫溢又狂放

寒雲與上海小說家畢倚虹，相交有年，而且情誼甚篤，後病逝於滬濱，寒雲悲感頗深。嘗以詩聯輓之，情溢乎詞，更見非泛泛之交。聯云：

「地獄人間，孰能廣述，論當世才名，自有文章不朽。桃花潭水，君獨情深，念西風夜驛，空教涕淚長揮。」

其自註則云：「上聯指畢所作人間地獄小說。下聯謂余前歲北來，君送別東驛，欲伴余渡江，再三謝阻始罷。」

詩云：「放眼人間皆地獄，幾回嘔血泣哀絃。可憐初結鴛鴦侶，一瞥東風夢不圓。芳燒百折古難全，慧業匆匆感逝煙，一語江

都真悟徹，不才乃得永天年。江南此日腸真斷，湖上當年夢有詞，絕代文章傳小說，彌天淚雨幾人知。小別三年一彈指，人生終古念音容，低吟一句銷魂語，忍檢遺書悵箇中。」

其中所指，有些是不難知道，有些不敢臆測；但其心情之沉重，則可想耳。

寒雲於北洋政府時期，蒿目時艱，以詩文金石自娛。落拓江湖，不問世事慣了，儼居上海後，益疏狂放蕩，細行不檢，任意而為。曾戀一妓，值娼家鴛母五十生日，作聯稱壽，上款竟書「岳母大人」，見者竊笑，他却毫不為異。某日記中亦多寫徵逐冶遊之作。有蝶戀花一闕云：

「啼鳥流鶯催未已，人近珠簾半隔盈盈水。便欲窺時簾不起，飛花飛絮都無計。盼到黃昏閑乍倚，煙水東牆一抹深深地，儘有相思和夢寄，多情祇是添顛顛。」其狂放之態，豈真文人本色耶？

### 平湖一段孽姻緣

浙江平湖城內，有一小水果店，店主唐姓，膝下子女數人，皆賴維生。長女志君，小字明明，畢業於平湖女校。體態苗條，姿色不惡，鄰里譽為水果西施；活潑伶俐，且有交際花之稱，程度雖不甚高，却有音樂天才。常倩鄰人萬某，教之樂曲，輒能琅琅上口。因係小家碧玉，尚不被人注意。萬某善唱崑曲，早為寒雲所習知，惺惺相惜，乃引為同好；賢主清客，意甚相投。時寒雲心已超然物外，惟以聲色自娛，阿芙蓉癖甚深

；恰萬某亦臭味相投。當楊橫陳，魂銷魄散之際，萬某則極口誇言明色藝。寒雲心動，亦無可無不可，乃量珠納之於室。

名士與交際花結合，各得其所，自然情愛日篤，形影不離。時寒雲在周瘦鵠所辦的半月雜誌上，經常發表其作品，間用「唐志君」或「志君」之名；而志君之名，亦漸漸蜚聲於上海文壇。志君偶動鄉思，或為炫耀其富貴，乃極言平湖景色之美，邀寒雲偕往故鄉作客。寒雲本愛遊覽，比雇一極大帆船，用汽輪拖帶，直駛平湖。唐老聞聞訊，為之驚喜交集；又覺店屋簡陋狹小，不堪招待貴賓，乃託人商之於城中大富沈氏，臨時借賃巨廈，略事舖張。並懇請沈氏戚串陸某，擔任籌劃接待事宜。

及船抵平湖，停泊於東湖之濱，寒雲煙癮大發，竟公開吞雲吐霧起來。當時地方政府及禁煙機關，仍為「皇二子」之餘匪所懾，僅側目而視，不敢生事。而唐老闆的家人，頓時皆衣履一新，迎接新貴人入巨廈，殷勤款待，曲盡逢迎。有些閒雜之輩，想藉此為進身之階，更獻娛樂添趣；夜間並在其住宅附近，大放煙火，以示歡迎！當即轟動遠近，咸來觀賞熱鬧。此固為唐老闆一生最大的榮幸，而更得意的，還是志君，或真以為「富貴歸故鄉」！

寒雲在平湖，曾有七絕兩首，發表於上海小報。其一、註謂：遊平湖懷杏卿（朱杏卿平湖人，善彈琵琶）。詩云：「西風十里送寒潮，跌宕吟情響未消？苦憶笙歌傳白下，一回回首一魂銷。」其二、註謂：偕次室志君，泛遊平湖，即題

程志水女士（志君同學，即沈氏女主人）畫幅。詩云：「徒倚芳梅盼好春，花前誰是斷腸人？江南風信臨前落，漫理新歡拂舊塵。」寒雲遊平湖，與唐志君結合，大約是民國八年。

### 春風零落小桃紅

袁項城盛時，曾賜諸子克定、克文、克良等北海離宮各一所。克文見嫉於克定，被幽北海時，即偕其妻小桃紅居於雁翅樓。寒雲從事典籍金石之考訂；小桃紅則日為飲食而已。其後不知何時（當在十五年之前），小桃紅「蟬曳殘聲過別枝」後，寒雲似深有感傷，其丙寅三月日記有云：「秀英原名小桃紅，今名鶯鶯，咸余舊歡小字也。對之悵觸，爰誌語曰：『提起小名兒，昔夢已非，新歡又墜。漫言桃葉渡，春風依舊，人面誰家？』」又曰：『薄倖與成小玉悲，折柳分釵，空尋斷夢。舊心漫與桃花說，愁紅泣綠，不似當

年。」劉成禺詩謂：「春風零落小桃紅」就是指寒雲這段故事來說的。

由這段日記看，寒雲身世之感，惘惘之懷，似乎是動了真情。晚年浪跡江湖，側身青紅幫裏。時滬時津，以詩酒消愁，以鬻字畫自活。二十年三月，卒以腎臟疾逝於天津，年僅四十有二。

一代詞人，如此潦倒以終，令人曷深太息！死後，各方弔輓詩詞，佳作多見於當時上海小報或雜誌。余所能憶及者，有新聞界人士的輓聯二幅，筆之於此，以示同情！並作本文的結束。聯云：

（其一）：信陵君醇酒婦人，為數平生，海嶠每留鴻雁影。

淮南子藥爐丹鼎，竟歸何處？

津橋忍聽鷓鴣聲。

（其二）：兩代興亡四公子，

漫天風雨一詩人。

## 幽默小品

### 第一集

何敏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為何敏先生繼「姑妄言之」一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脚踩兩頭船、吃菩薩、一根扁擔打天下、半斤八兩都是鼻雄、逐臭之夫、愚而好自用、貼金、脫派、萬病一「驚」、小事情大道理、得意莫忘形、笑斷腸子、半截豬腸抱恨終身、神仙老虎狗、同性戀愛、貓的戰術，吹牛不犯法、膽大不怕羞、再談妙聯、老壽星騎公鷄、電燈泡等幽默風趣短文八十三篇，篇篇精彩，使您讀後，時時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字字珠璣，歡迎購閱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